

生活滋味

寻梦者老曾

张雪璞

昌国街道办斜对面的胡同里，有一个小家电维修店铺，店铺里外共两间，里间昏暗潮湿，巴掌大的窗户常年不见阳光。外间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破旧电器以及各式各样的散碎零件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老曾小家电维修。

我初到舟山时，曾经借住在大学同学租的房子里，也就是小家电维修店铺的里间。那时候，我和同学都很穷，我平生第一次吃茄子汤也是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。同学不知从哪里淘来一个电磁炉，还有一口脏兮兮的铁锅，他就用这两个工具热情地招待了我。他把茄子切成小块，放油翻炒，然后加水焖煮，最后放入酱油、盐等调料，主食就是街边买的馒头。茄子我经常吃，但这种做法还是头一次，原本以为难以下咽，没承想竟然十分可口。

关于曾姓房东，同学跟我讲过他的故事，不过都很零碎，听说是安徽人，四十七八岁模样。老曾很早就来了舟山，离异后在舟山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女人老家在东北，就在小家电维修店铺斜上方100多米处开了一家理发店。两个人在胡同后面租了一间民房住在一起，但一直没领结婚证。

我一直没见过这个房东，直到来舟山大半个月后，那时我刚安顿好工作，在一个冬日的周末午后，我悠闲地坐在店门口台阶上晒太阳，手里还捧了一本小说集。我伸个懒腰，打个哈欠，刚要闭一会眼睛，就听见有个男人说：小伙子，你坐这儿干啥，要修理小家电吗？

我说，我住这儿。住这儿？我怎么不知道。男人从屋里拿了把小板凳，在我旁边坐下来。我恍然大悟，眼前的男人应该就是同学口中的曾姓房东。我连忙说，曾哥啊？我是临时借住在我同学老魏这里的。

哦，老魏的同学啊，我说呢。曾姓房东热情地说，看啥书呢？

我扬了扬手中的书，苏童的小说集。我问，你平时也爱看书？

他说，我不喜欢看苏童的书，太阴暗，看完心里堵得慌，我喜欢看莫言的书，读着有意思。没想到看上去满身油腻腻、一脸粗糙的汉子竟然也读小说，我又惊又喜，自从大学毕业后，每天忙于工作生计，竟有好久没跟人讨论过文学了。

我们两个人在暖暖的阳光下聊起了文学，聊了很多喜欢的作家、喜欢的作品。老曾兴奋地说，你等我一会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说完老曾站起身，蹭蹭地向胡同另一头跑去，眨眼就没了踪影，就在我愣神之际，他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，在我身旁重新坐下，动作十分小心地打开档案袋的封口，从里面拿出厚厚的一沓稿纸。老曾把稿纸递给我说，这是我新写的长篇小说，你抽空看看，帮我提提意见。

老曾的字写得不漂亮，但很规矩，一笔一划，力道十足，在这个尽是电脑的年代，已经很少有人手写文章了，面对这厚厚的一摞稿子，我肃然起敬。我很认真地读了几页，但实在读不下去，词不达意，构思逻辑更是混乱。后来老曾催问过我几次，我都给含糊过去了，再后来实在推脱不过，就昧着良心夸赞了几句。

老曾听了，脸上乐开了花，他一边修理电器，一边抬头满脸真诚地说，还是你懂我，不像我媳妇，天天骂我不务正业，不赚钱写狗屁小说，有时候真不想跟她过了。

大概又过了大半个月，老曾买回来一台二手电脑。在安装电脑的那个晚上，老曾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拉着我和老魏非要喝几杯，我们三个人就在那个可怜得可怜的维修店铺里，在那个满是碎零件一不小心就碰得叮当响的屋子里，吃着老魏做的茄子汤，喝起了老曾在小卖部买的廉价二锅头，唯一的下酒菜竟是一盘花生米。

老曾喝得满脸通红，大着舌头对我和老魏说，你们等着，迟早有一天，我写的小说能出版。我和老魏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说话，低着头吃着碗里的茄子汤，再抬头时，老曾已经倚在凳子上睡着了。

2018年冬季，我搬离了老魏的出租屋，自己一个人住进了单位的公寓房，也是在那年冬天，我的第三本书出版了，我把老曾的故事写进了其中一篇小说。我拿到样书后，第一时间去了老曾的维修店，但大门紧闭，此时老魏也回了河北老家，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竟然发现，我一直没有老曾的联系方式。

我在门口站了一会，走进了不远处的阿红理发店，我在门口向屋里望去，一个胖女人正在忙碌着。我想这个女人应该就是老曾的女朋友了，原本想问问老曾去了哪里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

后来听维修店旁卖水果的邻居说，老曾和女友分手了，原因很俗套，女方嫌弃老曾不挣钱，天天憋在屋子里鼓捣电脑。再说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小家电也没几个钱，坏了买新的，也很少有人拿来修理，老曾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

我听了鼻子发酸，没过多久也就释怀了，人这一辈子不都是这样，忙忙碌碌，只为碎银几两，梦想这个东西在苟延残喘面前，又有多少分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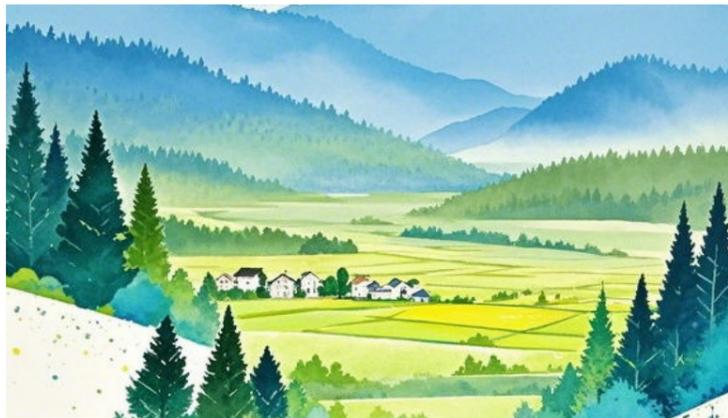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冬季，我去昌国街道办事处，鬼使神差地又去了老曾的修理店，店门依旧紧闭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门口的玻璃上贴了两张打印纸，纸上写着旺铺出租等字样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终于回头走了，边走边想，老曾的小说梦应该已经碎了吧。

诗情画意

我的村庄(组章)

全佳



回到村庄

把时间里的节日择出来，就是每次回到村庄的日子。

稀少，却伴着喜庆。

那里生了我养了我。

那里有养育我的爹娘。

伴随着成长，先是独自求学，打拼。那时，回到村庄的很多日子都是慌不择路。

后来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父母从村庄来到我这个小家的日子，多过我回老家的日子。

再后来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回到村庄，才有了仪式感。

如今，回到村庄的很多小路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但爱没有消失。

在乡村

在乡村，小鸡小鸭多过人的出没。这是我三岁小儿的重大发现。

城市的车辆穿梭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到了乡村，连小儿都可以自信地单人走在大道上，而不用牵挂。

村庄的树木，也可以自由自在地随意生长在自己觉得舒心的地方，不像城里的树木，哨兵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。

村庄的树木，和散乱的小鸡小鸭，像极了调皮的小儿。

在乡村，规矩类似于诡计，连小儿和小鸡小鸭们也不屑一顾。

乡村的玉米地

多少年了，留存在心底挥之不去的，怎么总是那片无比茂盛的玉米地？

它们最显著的特点，就是高过我的视野。

如果没有它们，譬如说在冬天的田野，一望无际，乡村的一切尽显眼底。这时候，再矮小的我们，也可以把整个乡村装在幼小的心田。

只有到了清秋，青纱帐一样的玉米地，远胜过齐腰的麦子。高大的玉米盖过了孩童的视野，乡村就多了许多无法说出的部分。特别是秋风吹过，四周一片刷刷响声，胜过千军万马。

多少年了，如今，长高了的我们，在梦里见到的玉米林，仍然长在家乡，仍然长势茂密，仍然在收拾着我们体内残存的野性。

今年的雨水

今年的雨水，相比往年多了些。

就好像一门富贵的亲戚，久不来往，突然，又与小户人家频繁走动起来。

这种热情，让习惯朴素过日子的人家，一时难以适应过来。

雨水来临，习惯干渴的田野一下子水淋淋的，到处都是积了水的水洼，道路泥泞不堪；不设防的城市一片汪洋，道路变成河流，车流变成飘摇的小船。这世界仿佛只剩下雨水成为关键词。

反复刷着存在感的雨水，终于让这个地方的干旱显得那么衰老不堪。

人在旅途

四十不惑岁月藏

王玮

巧遇舟山市中小学首年秋假，借两娃的光，来了一场杭州之行。40+的年纪，旅行早已不是赶场式的打卡，而是浙江人游浙江的温柔对话。

当我们踏入枕着西湖的古典式大华饭店，廊前映着湖光绿影与璀璨的人间烟火，让人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代。早晨我们绕过大堂外围去吃自助早餐，一瞬间，美丽的西子湖畔就在眼前；时隔二十五载再临西湖，此湖未老，我已老。但竟然无半点生疏，唯愿时光慢些再慢些。40+的脚步不疾不徐，耳边冒出白居易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”。远处的断桥，在此刻也渐渐圆满。

饭后赴杭州动物园，看大熊猫顶着黑眼圈懒散地啃着竹笋，猴子在属于自己的地盘内任性跳跃，长颈鹿优雅地伸长脖子在欢快地吃着树叶。40+的我们，看娃们眼中的新奇，装满了童趣与嘻笑，更有跨越物种的喜爱与尊重。

二次踏入宋城，只为看《宋城千古情》；千年故事在眼前婉转。40+的我们，已

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属于自己的类似人生，但那些忠孝两全与民族情感，同样都化为眼中的泪光。

演出散场，有幸搭乘1314路公交返回涌金门，公交摇摇晃晃的节奏，像故意让我们聆听了一路的城市低语，一生一世的诗意，恰似映照了岁月的自在。

日暮西山时，雷峰塔的灯光循序亮起，在夜空下尤为庄重；照亮半城月色半城波，西湖的夜因雷峰塔而更显清绝。可谓“一塔映千年，一湖藏温柔”。40+的视角里，正如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跌跌撞撞，终能在残垣断壁上再建属于自己的风光。

四十不惑烟火阅尽，踏过河坊夜，晚风拂过青石板，顺手买包龙井茶叶，感受时光沉淀的舒缓；此刻忽然明了，四十多岁的幸福，正是这份于平凡中品味不凡的安稳。

就要告别这方淌过千年的西湖之水，四十载的背包里，装的不只是岁月的馈赠，来吧，从从容容地继续前行。人生如湖，终归平静。